

书 评



阿炳这个名字像《二泉映月》一样,充满了酸楚。他是一个街头卖艺的盲人,世情冷暖都在他的一把胡琴里藏着。他一离世,便成为一个谜语,而谜底却永远被时代的泥泞淹没。黑陶,一个生于无锡长于无锡的写作者,要将阿炳从人们消失的记忆里找出来。他去做,便是这本《二泉映月》。

他找到了阿炳

文\本刊特约撰稿 赵瑜

润的好文字了。同样,一段音乐,如果能让人想到尘世的疼痛和暖意,则一定是好音乐了。

阿炳是一个盲艺人,除了拉二胡和弹琴,他最拿手的是,评说新闻。在北方就是说“快书”,而在无锡就叫做“说新闻”,阿炳为何一生穷困潦倒,是因为他抽鸦片烟。解放后,为了能躲过戒烟的痛苦,他还曾虚报过自己的年龄。所以,一直到现在,阿炳的年龄一直是个谜。

阿炳说新闻,除了说身边的事情,还会说一些好笑斗乐的段子。比如他有一段批评物价飞涨的唱词:“刚刚拿来金圆券,还当啥格好物事,等到拿来派用场,花纸头马上拆穿梆。早上拿去买头牛,夜里只好买只鸡,身有十万金圆券,只好去量一升米。”

阿炳最有名的音乐是那曲将自己的身世都放进去了的《二泉映月》,这首曲子一开始并没有名字的,是他自己在街头卖艺时暖场拉的曲子,他很随性地拉出来的。

然而,一切都是浮云,终于有一天,一个叫黎松寿的年轻人,在上课前练习,将阿炳的这首曲子拉出来了,这一下打动了当时著名的二胡演奏家储师竹,他很激动:“这是呕心沥血的杰作!”

据黎松寿回忆:“阿炳的二胡,厉害在两根弦。一般人的二胡都配用丝质中弦和子弦,阿炳却用一级的老弦和中弦。两根弦绷得又紧又硬,手指按弦非用足力不可……他拉二胡的音色又糯又甜,而且甜而不腻,糯而不粘。”

阿炳就是在这些熟悉他的人的口述里复活了。写作者黑陶是土生土长的无锡人,在无锡一份报纸工作。他有上好的文笔,他对江南迷恋,这些年,他写出了风物的江南和泥土的江南,现在,他又写出了人文的江南。如果把江南比喻一场烟雨,那么,阿炳,便是一曲响彻夜晚的《二泉映月》,将我们从日常的烦俗生活中叫醒。 周

读书札记

阅读让人成为移民

文\本刊特约撰稿 潘飞



《非普通读者》
艾伦·贝内特
江苏人民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

阅读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自从人类养成并传承阅读习惯开始,书籍承载的知识的力量,让人的思想和灵魂具有了起飞的动力,难怪弗罗斯特略带残酷诗意地说:“阅读,让我们成为移民。”

漂移不是真正的背井离乡和虎落平阳,而是令干涸的生命逐渐变得丰盈起来,绝不肯在原处被动地渐次枯萎、凋谢。

《非普通读者》本身就是一本不普通的书,篇幅不长,却通过设置一个地位显赫的英国女王在偶然间重新温习到阅读的乐趣,变得极其爱书,从中汲取无限营养,从而影响身边人甚至整个国家大事的“传奇”经历,来重复讲述“阅读如何改变人生”的大道理——在不平凡的读者那里,阅读将会带来更加不平凡的改变。

这种改变在人类的历史上屡屡发生,那些特殊读者的权势地位、智商天赋将无限放大阅读带来的人生能量——放眼去,君王们从如烟的卷帙中学到运筹帷幄的治国之道,文学家们也从浩淼经典中学到妙笔生花的码字之术。

艾伦·贝内特在表述如此沉重的话题时却选择了最近人的幽默方式,当然,诙谐的不仅仅是书写的语言,剧作家出身的他显然十分擅长赋予这部小小说无限的戏剧张力。这种张力首先表现在女王,引导女王读书的诺曼和首相、私人秘书之间关于阅读的态度对立上。

其次,哈代、詹姆斯、麦克尤恩等人的作品经过时间的洗礼和考验之后,更加凸现其经典之作跨越时间阻隔的超然力量:女王以前觉得节奏缓慢的,现在读来却清新生动,以往没有留意的一些话,现在却让她大笑不止;她和老公在睡前回忆当年共同阅读《俄克拉荷马》时,突然想起他当时还是个金发的翩翩少年——时间不仅没有消损巨著的厚度,反而令其像一点一点堆砌的高山,不觉间累积起了思想的高度。书籍和人一起随着时光的流淌成长和成熟,也在悄然间拥有了年纪。

唐诺在《阅读的故事》里说,人们在广大如海的书的世界里畅游时只能依照自己的际遇和选择,局部性地和书相见相处,“其间总会有些诸如遇人不淑的不幸情事发生”,对于《非普通读者》中的女王来说,她有两个“朋友”,一个是书籍本身,另一个就是普通的流动图书馆管理员诺曼——前者是貌似轻薄的书页里包含着宏大的精神财富;后者是地位卑微的普通人那高贵的人格力量。从这方面来说,阅读需要技巧和引导,需要一个合适的契机下,像偶遇平生至爱一样,和书结缘。

《非普通读者》没有言辞激烈、故弄玄虚的说教,语言反而充满了睿智、温暖之情。取名“非普通”告诫我们:即便是位居显位的女王也因为疏漏了阅读,而日渐变得愚笨和封闭起来,更遑论我等寻常之人呢?作品以一种极其唐突的方式结尾,仔细琢磨,不难发现其中的新意和深意。

如果阅读真的会让人成为移民,那么,读书就像一块肌肉,势必会随着日复一日的练习变得强健起来,帮助我们一路神驰心往,抛掉范式惯例般的繁琐生活,在灵思冥想中,已然走过脚步到不了的万水千山。 周

书摘·《二泉映月》

我亲历了《二泉映月》的最初录音

文\黑陶

我和阿炳认识,直接原因是住得很近。我们家住无锡城里的图书馆路4号,与30号阿炳所在的雷尊殿近在咫尺。

阿炳当年总叫我的乳名松官;而要我叫他阿炳。

1949年冬天的一天,我去储先生那里还课。正式还课前,我无意间拉出了后来定名为《二泉映月》的这首曲子的某一段旋律。你能把它完整地拉一遍吗?储师竹先生迫不及待。凭着记忆,我完整地把它演奏了一遍。储先生听完之后,用异乎寻常的激动口吻说:这是呕心沥血的杰作!绝不是瞎拉拉能拉出来的!

我把阿炳的家庭身世和坎坷经历简单地讲述了一遍,并告诉储先生,谈话间,杨荫浏先生正好进来,他也插进来说,你们说的这个华彦钧(阿炳大名),也是我的琵琶先生,我还曾向他讨教过梵音锣鼓。

这年清明,我回无锡见到了阿炳,我向阿炳提出要听他拉一曲,阿炳几番辞谢,但经不住我一再央求,终于拉了。家喻户晓的这么好的曲子,为什么不取个动听的名字?阿炳笑着说,你以为我哄你?哪里有名字,又没人想学它。

我以前就想自己出钱陪阿炳去上海唱片公司灌唱片,但他不肯去。我向两位老师提出,最好要把音录下来。

杨先生说,国外已有携带式钢丝录音机,如果音乐学院要有的话,就尽快去无锡。

1950年9月2日晚上,我亲历了世界名曲《二泉映月》的最初录音。

晚上7点半,杨荫浏和曹安和两位先生在三圣阁内静候阿炳的到来。

阿炳身背琵琶,手执二胡,穿戴得很整齐,脸上也很有光彩。

小叙片刻后,阿炳问:怎么录法?

我喊一二三后,你就像平时那样拉,从头到尾奏完一曲,中间不要说话。

录音机启动,钢丝带缓缓地转动起来。这首阿炳多少年来琢磨修改过无数遍的乐曲,一下子拨动了每个人的心弦,两位著名的民族音乐教授被震慑住了。

啪,曹安和先生停止了录音钢丝的运转。从陶醉中醒来的杨先生带头鼓掌,连说:太妙了,太妙了!难得啊,难得!

杨先生向阿炳询问:曲名叫什么?

阿炳回答没有名字。杨先生坚持要有一个名字。

想了很久,阿炳说:那就叫它《二泉印月》吧。

杨先生向阿炳提出:印月的“印”字,改成映山河的“映”字可好?阿炳欣然同意。

录音钢丝倒好,随即,机器内扬声器响起了《二泉映月》。

坐在录音机旁的阿炳激动不已,大声叫道:听到没有,一点没错,这是我拉的,这是我拉的!

放完录音,阿炳问杨先生:还能不能重放?杨先生告诉他,照说明书上说,能连续放10万次也不失真。

然后,又录制了二胡曲《听松》和《寒春风曲》。第二天,又在盛巷曹安和先生家里录制了琵琶曲《大浪淘沙》、《昭君出塞》、《龙船》。

由此,阿炳创作的《二泉映月》等民族音乐中的瑰宝,正式展开双翅,将伴着它的作者一飞冲天了。

1950年9月2日第一次为阿炳音乐录音,到当年的12月4日他便因病去世。阿炳生命最后的三个月中有两件事,我至今难以忘记。

第一件事情。录音后不久,1950年9月25日无锡牙医协会举行成立大会。那天,我陪同阿炳参加庆祝大会文艺演出。在会上,阿炳表演了顶弹琵琶《龙船》的绝技,又演奏了他最心爱的、解放前总在无锡夜空回荡的二胡曲《二泉映月》。阿炳的演出博得了听众们热烈欢迎,这次演出是阿炳平生第一次堂堂正正坐着在舞台上演出,也是他最后一次的演出。

第二件事情。大概在1950年11月中旬,杨荫浏先生从天津给我来信说,中央音乐学院院方已同意师生们的建议,决定邀请阿炳去音乐学院举行独奏音乐会。并且嘱咐我陪同阿炳老两口北上。当我拿着信,前去向阿炳报告这个好消息时,他已旧病复发,吐血不止。阿炳明白信中的内容后,两行眼泪,落在了这个几乎从来没有哭过的硬汉子的脸上,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他对我说的话:

我恐怕去不了了。谢谢共产党,谢谢杨先生和你们对我的关心! 周

(受访人:黎松寿,1921年出生,音乐教授,《二泉映月》的发掘抢救和传播者。)



《二泉映月》 黑陶
新星出版社 2010年9月